

理想国

理想国出品

枪,偶尔有音乐

Gun,
with Occasional Music

[美]

乔纳森·勒瑟姆

Jonathan Lethem

姚向辉 译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枪,偶尔 有音乐

Gun,
with Occasional Music
Jonathan Lethem

乔纳森·勒瑟姆 著
姚向辉 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GUN, WITH OCCASIONAL MUSIC by JONATHAN LETHEM
Copyright©1994 by JONATHAN LETHEM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©2011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登记图字 20-2010-257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枪, 偶尔有音乐 / (美) 勒瑟姆著; 姚向辉译.
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7
ISBN 978-7-5495-0619-4
I. ①枪… II. ①勒… ②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15097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山东省莱芜市嬴牟西大街28号 邮政编码: 271100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8.625 字数: 140千字

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献给 Carmen Fariña

一切顺利。“超级首领”号列车和以往一样准时到达，
我要找的目标和穿小礼服的袋鼠一样容易辨认。

——雷蒙德·钱德勒

第一部

1

醒来的时候它就在那儿了，我敢发誓。那种感觉。

自从我退出上个案子，不再替梅纳德·斯坦亨特办事，时间已经过了两个星期。没等我打开床头收音机，收听音乐阐释的新闻，我就已经有了这种感觉，但最后给予证实的还是音乐新闻：我又要工作了。案子即将上门。小提琴在合唱编曲中杀出血路，但一连串的上行连奏始终没有得到解决^①，没有攀上顶峰，只是悄然淡出，但取而代之的依然是类似的玩意儿。这种曲调代表着麻烦，是某些私密和悲剧性的事情；无关政治，而是自杀或谋杀。

迫使我竖起耳朵的正是这类音乐新闻。现如今谋杀很少得到大肆宣扬。你通常只能在休闲场所喝酒时听见这种事，又或者是你自己在办案的过程中偶然遇见，然后就轮到你在酒吧里絮絮叨叨，向不敢相信你的听众讲述谋杀的故事。

小提琴数落着我。小提琴说我今天早晨该起床下楼去办公室。

^① 解决 (resolve)：在音乐中，不稳定和弦能够赋予曲目标张力，让曲子继续下去，直到稳定的和弦为止。这种情形称之为解决。

它们说有案子之类的东西在那儿等我。它们让我的钱包阵阵跳痛。

于是我沐浴刮脸，刷牙时刮破了牙龈，跌跌撞撞地走进厨房，想用滚烫的咖啡烙灼伤口。镜子仍旧平放着，我自己混合的药物摊在上头，每一条的量都很足，足够吸半鼻孔，形状像是双关节的白嫩手指。我拿起剃须刀片，把剩下的药品刮回蜡纸信封，拿袖子擦擦镜面。接着，我慢条斯理地煮咖啡。等折腾完毕，上午差不多就过完了。不过我还是下楼去了办公室。

我和一位牙医共用等候室。这个套房原先为两位精神分析师设计，比起我和牙医的客户，他们的客户恐怕更容易相处一些——想当年你得告诉别人你的问题就在于愤怒。我有时觉得这很讽刺，精神分析师多半希望让我这种人物停业，到头来结果却截然相反。

至于我本人，我实在没法想象去回答那些私人问题。我愿意打破提问的禁忌——事实上这正是我的工作——但扯到回答问题，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。我不喜欢回答问题，就这么回事儿。

我匆忙地走过牙医的午间病患，进了自己那间办公室，放低衣领，松开脸上的讥笑表情。我差不多一周没过来了，但房间没有任何改变。灯光闪烁，家具底下的灰尘绒球随着我开门时的微风来回飘动。之所以看不见墙上的水迹，那是因为被我用椅子遮住了，但这并不妨碍我知道水迹就在那里。我把外套和帽子挂在弯腰驼背的帽架上，在办公桌前坐下。

我拿起电话，只是想听听是否还有拨号音，我放下听筒：拨号音正常。我打开收音机，收听口述新闻，假设真有什么新闻的话。等到口述播音员捡起话头，初期播报的不谐和乐音往往已经平息，只给你留下几分不安的感觉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在某个时候，某个地方。

但这次不一样。这次的确是新闻。梅纳德·斯坦亨特，这位富有的奥克兰医生，在距离办公室五个街区的廉价汽车旅馆遭致射杀。播音员道出即将处理此案的调查员姓名，还说斯坦亨特与妻子处于分居状态，除此之外就没别的了。等他说完，我连忙转换电台，希望能听到其他人的报道，但这件事已经变成了头条新闻，各个频道内容雷同；上午禁止说空话废话的默契已被打破，我没听到更多的新鲜事。

我心中五味杂陈。我没料到自己会认识受害者。梅纳德·斯坦亨特为人傲慢，是个很有钱的医生，积累了相当多的羯磨^①点数，与他在银行的海量存款相得益彰，他不吝于让你知道这一点，但提示的方式颇为微妙。比方说，他开的是镶着姓名铭牌的古董车，而非标准配置的省油车型。他在加州大厦有一套华贵炫目的办公室，有个经常夜不归宿的漂亮老婆，至少他是这么说的。如果没遇见过这家伙的话，说不定我还会嫉妒他呢。

我不嫉妒斯坦亨特，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。他服用遗忘剂成瘾。别误解我的意思——我对促进剂的依赖跟任何人一样深，或许还更深，但斯坦亨特却用遗忘剂切分他的人生，就仿佛他的人生是只感恩节火鸡。这是我在某天夜里发现的，我给他家里打电话，他却不认得我的名字。他既没有语无伦次，也没有酩酊大醉——他只是不知道我是谁了，也不清楚我为什么打电话给他。他在办公室雇用了我，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欢让衣衫褴褛的私家调查员

① 羯磨 (karmic)：即“业”或“业力”，是印度教、锡克教等印度传统宗教中的普遍观念，指个人过去、现在或将来的行为所引发的结果的集合，其结果会主导现在及将来的经历。

将家中的昂贵地毯踩得全是烂泥，但晚上的他根本不认得我。这没什么，有正当理由。我这人很邈邈，梅纳德·斯坦亨特想必把家里拾掇得很不错。梅纳德·斯坦亨特从头到脚都很不错，只有他雇我去做的活儿除外：吓唬他老婆，叫她回家。

当然了，他没有这样直说。他们从来不直话直说。我受雇于他差不多一个星期，做的活儿我以为仅限于偷窥，到最后他才说出他究竟想让我干什么。我都懒得跟他解释，我之所以转战私家领域，部分原因正是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中恃强凌弱的那部分活儿。我拒绝从命，他解雇了我，说我主动退出也行。

现在，这位金童搞得自己丢了小命。真是糟糕。死者曾经雇过我，这个巧合将会让异端调查局的人找我谈话。我对这种事情没什么胃口，但也并不特别恐惧。这种谈话多半马虎，因为调查员很可能已经锁定了嫌犯：要是没法把案子办成一场凯旋，他们是决计不会让案子传遍所有口述播报的新闻频道的。

基于同样的原因，我知道这里不会引出任何工作，太可惜了。异端调查局的探员会爬得到处都是，不会给我这种人留下足够的空间——前提是还得有客户委托。这案子破起来兴许只是举手之劳，更何况充当客户的那条可怜生魂多半本也罪孽深重。杀人会送你进冰箱，调查员若是认定某个家伙有罪，他距离冷库顶多不过几小时路程而已。

这不是我的问题。我换回音乐新闻。上头已经开始安抚平民，竖琴演奏七和弦当作背景舒缓人心，隆隆作响的大号代表正义的无情脚步。我放松下来，趴在桌上，音乐带着我睡去。

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是牙医的说话声最后叫醒了我。

“麦特卡夫，快醒醒，”他第二次说道，“等候室里有位先生不是来洗牙的。”

牙医转身离开，留下我独自按摩下巴，它跟木制桌面有过一场狂虐式的短暂婚姻，这会儿失去了知觉。

2

“我叫奥顿·安格韦恩。”

说话的是个大块头年轻人，外表温顺，声音细小。这声音恐怕都没法叫醒我，他得绕到桌前摇晃我的肩膀才行。不过牙医替他省了这番麻烦，我这会儿正在一边用大拇指揉搓朦胧的双眼，一边从口腔后部搜集唾液帮助我开口说话，因此在我振奋精神的这段时间里，他只能站在那儿，傻乎乎地看着我。发现要是没人邀请，他怕是不会落座，我连忙示意请他坐下。接下来，我打量了他一遍。

我经常试图在别人开口前猜测他的羯磨点数，对面前这位我很快就估计出了一个很低的数字。他眼窝深陷，沙色头发贴在汗湿的前额上，下嘴唇紧紧包住牙齿。他顶多二十五岁，但生活中已经有了许多值得后悔的经历。他看起来不久前从天上摔到了地下。现在的他，这条迷失的灵魂，与他过去的残片掺杂在一起。要我猜，最近几周前他还是两者中那个比较像样的家伙。

“我叫奥顿·安格韦恩。”他重复道，声音听起来像是用太多的漂白剂冲洗过的。

“很好，”我说，“我叫康拉德·麦特卡夫，我是一名私家调查员。

你知道这一点。你在什么地方读到过，因此有了希望。让我先跟你说清楚，想让这份希望存活下去，你每天都得掏出七百块钱。这笔钱换来的不是至交好友。对于花钱雇我和我即将与之对抗的人来说，我都是个难缠的大麻烦。许多人走出我的办公室时，都知道了与他们相关但他们不想知道的事情——除了听我说完小小的开场白后就离开的那些人。知道门在哪儿吧？”

“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愿意付钱，”等我说完，他挣扎着说道，“你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”

“这我早就知道了。我是所有人最后的机会。你还剩下多少羯磨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翘起了腿。

这是标准反应。在这个问邻居现在几点钟都很失礼的世界上，我简直就是粗野二字的化身，我习惯于刺探隐私，习惯于用这种方法将他人推离起初的不适状态。我就是这么讨生活的。安格韦恩或许从未回答过任何直截了当的问题，出自异端调查局的除外。他们提的问题人人都得回答。

“让我跟你把话说清楚，”我说，“你付钱给我就是为了提问。这正是你我之间的关键区别；我提问，你不问。而我需要你的配合。你可以撒谎——大部分人都撒谎——你可以事后诅咒我，但请别瞪着眼睛傻看着我。现在，把你的卡片给我。我需要知道你的羯磨点数。”

他的心情太差，甚至酝酿不出受到了侮辱的感觉。他的手探进衣袋，拿出那份塑料账单，从桌面上递给我；我拿便携解码器查看的时候，他避开了我的视线。

空空如也。卡片上的磁条被彻底清空了。他的等级是零，这意

味着他已经是个死人。我想他大概也清楚。

异端调查局把你的卡片置零，这意味着只要被撞见狠摔公共厕所的门，你的羯磨点数就会变为负数。摔门的声音过后，恐怕要过很长时间人们才能再次听到你的消息，也有可能永远都听不到了。我有段时间没见过置零的卡片了，每次看到，握着它的那双手总是属于一位即将因为重大失误而倒霉的人。

这是一项规定程序，意思是说针对你的这个案子已经尘埃落定，他们放你在街上再逍遥一两天，充当这套体系的活广告。你可以搀扶年老眼瞎的雌山羊过马路，试图给自己涨几个羯磨点数，也可以走进酒吧喝个不省人事——结果反正没有区别。你和你剩余的人生之间隔着一扇厚实的铁门，你所能做的仅仅是望着这扇门砰然关闭。

我把卡片从桌面上还给他。“麻烦不小，”我的嗓音软化了几分，“事情到了这步田地，我通常就没什么用处了。”至少我可以跟他坦诚相待。

“我希望你能试试看。”他的眼神在恳求我。

“呃，我反正也没事可做。”我说。所谓没事，是指没有比挣活尸的钱更像样的事。“不过我们的动作得快。我现在要问你问题，一个接一个地问，你多半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多问题，每一个问题我都需要你正面坦诚回答。这样做你没问题吧？”

“异端调查局说我杀了一个名叫梅纳德·斯坦亨特的人。”

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。新闻使得我的大脑产生了一幅画面，不管有没有抓对凶手，但为了让调查局颜面生辉，肯定有人要为此进冰箱。这位老兄径直走进我的办公室时，我却没能认出他来。

“忘记它，”我说，“给你——我请客，忘了吧。”我拉开抽屉，

取出一个小包，从桌面上递给他。这是一份我自己调制的混合物，我个人认为，这份混合物能对前途昏暗的人极有好处。“拿了药走吧。无论我怎么做，都无法改变哪怕一丝一毫你的命运。如果我胆敢涉足斯坦亨特案件，就相当于你我一起自杀——跟殉情似的。两周前我为斯坦亨特办过事，即便没有你帮忙，异端调查局也很难放过我。真是太谢谢你了。”我取出剃须刀片，扔在桌上那包促进剂旁边。

安格韦恩没有拿起那个小包。他只是坐在那里，面露哀伤和困惑的神色，在我眼中变得越来越像个孩子。我挥手叫他离开，自己伸手拿起那个小包。他不要，我要。

我把粉末草率地洒在桌面上，用刀片拢成一条，没去关心会有多少粉末嵌在木制桌面的缝隙中。安格韦恩站起身，拖着步子走出了我的办公室。我原以为他会摔门，但他没有。他或许把我当成了真正的调查员，而不是私人执业的，以为摔门会受到我的处罚。我能理解。这家伙没有任何多余的羯磨可以浪费在戏剧性的离开上。

我自制的混合物非常接近认可剂，加了那么一丁点儿后悔剂用以提供苦中带甜的余韵，还有足够的成瘾剂来让我在哪怕最灰暗的时刻依然渴求这东西。我拿卷起来的百元大钞吸了一条，很快便感觉到了效果。这东西很不赖。我花了好几年调制自己的混合物，当我偶然撞见这个特别的混合比例时，我知道我发现了我的魔术配方，我的圣杯。它让我产生的感觉恰恰正是我最需要的那一种。甚至更好。

至少基本如此。干我这行当的人承受不了吸食太多遗忘剂的后果，为了确保安全，我压根儿就不碰那东西。但此刻我挺需要遗忘剂，因为安格韦恩的事情正让我噬心蚀肺地不好受。倒也不能称之为良知什么的，仅仅是一种不安的感觉，因为有个家伙标榜他是所有人

的最后机会，到头来却没能守住自己吹的牛皮。我不过是又一个在安格韦恩的处境前闭上眼睛的调查员而已；无论我是私人执业还是为调查局工作都差不多。

如果你不属于答案，就一定属于问题，对吧？

我又吸了一条混合物，叹了口气。插手斯坦亨特谋杀案比愚蠢更不知所谓。但我有了那种不可避免的感觉，每次新案件开始我都会有这种感觉。醒来时这感觉伴随我，始终没有离开。年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坠入爱河意味着遇见某个漂亮的陌生姑娘。听见音乐新闻时，我的感觉与之差不多。但接下来你发现自己跟挚友的小妹搞在了一起，这女孩在你腿边长大，见识过你最糟糕的一些时刻。

我的新案子就类似于这种事情。我用袖子擦净桌面，戴上帽子，穿好外套，离开了办公室。